

马力被杀害的噩梦在我脑中重现

5



丁捷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 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失去身份证明的美院毕业生菜小天,在遥远的雪国亚布力思,被一个名叫安芬的酒吧歌手“收留”了。也许,只有遗失了身份证他们才能忘了自己是谁,找到真正的自己。他和她相爱了,忘记了身份、地域和年龄;他们讲自己的故事给对方听。轻松浪漫的男欢女爱只是表象,愈接近故事的真相,也就愈逼近他们的痛苦与屈辱。

上期回顾

我从跟安芬的谈话中,得知了她初恋男友谈默的故事。

生死之恋

吃午饭时,我提出去藤乡看看。安芬描绘的藤乡引起我极大的兴趣,我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后,安芬却极力反对,她说既然到亚布力思滑雪度假村,就好好地滑雪度假。“也许藤乡不过是人们的虚构,加上我记忆的加工与幻想的积累,说不定它根本不存在。”“可你上午津津乐道,唯恐我不感兴趣。”

“我可以带你去那里,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到达过。有几次,我雇当地阅历丰富的老人做向导,结果都是翻山越岭大半天,他们指指远远层层叠叠的山幕,说,第几层第几层山的里面,也许就是藤乡了,小时候我爷爷好像就在这里对我说过。所以,你一定要去,我们得准备充足一些,比如露宿帐篷,干粮,防寒设备等等。”

我不再吭声了。看来,所谓藤乡,十有八九是个传说。

我们下午去滑雪了。安芬熟练地办完手续,拿到了两套滑雪装备,先仔细地教我如何穿上它们。她边说边示范,并蹲下身子为我校正鞋子的位置。这个时候,安芬短发的一侧,后颈在滑雪服领口闪露了一下,只一下,我看见那里有几颗痣。我的心猛烈跳起来。难道这个世界上,有许多女人后颈上都长几颗痣么?当然不可能有许多。可是我人生里,却至少已经出现了两个,这算不算高的概率呢?有没有一些蹊跷呢?我感到背上的汗都快结冰了。

安芬转头向上看我,说你怎么了,哪里不对劲吗。我说,没有没有。顺势把脚踩下去,我的滑雪板全部穿好了。安芬说,OK?我说OK了!就站直了身子。今天的天空特别干净。雪地也特别干净。天地间一片纯净。安芬扛着滑雪板和雪杖,从坡子一边的栈道向上走去。安芬看起来

很高,腿很长,迈步的时候矫健有力。并没有过多久,她的身影就出现在坡顶。她朝着我挥手。我也向她挥手回应。不久,她就从坡子上开始急速下滑。到了半途,安芬开始侧身,身体划出了一定的弧度。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,她就像是在翩翩起舞。更像一只羽毛美丽身姿轻盈的海燕,在卷曲的排浪上滑翔。待冲到我跟前时,她又是一个弧线,围着我转了将近一圈,在我的右侧刹住。滑板划过的地方,飞起一圈雪雾。

“怎么样?要不要我带着你滑一次?”我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说,便跟着安芬“飞”了起来。安芬的手向我传达她的体温,促使我的身体,逐渐恢复了重力感。然后我就向侧面倒了下去,屁股在雪地上又滑翔了一段距离。安芬的手始终被我紧紧地抓着。我们俩正好面对面地躺倒在雪地上。安芬笑着,望着我,她口中的热烈气息,直接扑在我的面颊。我伸出双手,想捧住她的脸。安芬身体上的热量和气质里的温度,通过这两天的传导,好像修复了我身体内部的某些循环。我有些感动,有些潮湿,有些热量,要往外涌荡。

安芬从我的表情里看到了疑惑。她眨着眼睛问:“你摔晕了吗?起不来了吗?”“我是不想起来。”我在雪地上摇摇头。我们俩奇怪地对望着。安芬的眼睛开始潮湿,我的眼睛也开始潮湿。然后安芬轻轻地笑了,我也轻轻地笑了。

其实,我跟马力的故事是不堪回首的,第一次说给安芬的,也许是故事情节的绝大部分,但绝不是要点。这个故事远没有结束。这个我十三岁发生的故事,我一直认为是我恶劣生命的开端。十三岁的男孩,站在田埂上,望着女孩拿着她的画像,一阵风离开,消失在金色的傍晚。马

力骑在我的身上,我的后背贴着湿热的土地,身体突然热浪喷薄。

之后我总妄想追究出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把细节解剖了又解剖,最后还是一片混沌。其实,从田埂上回来,我大概只在家呆到第二天的傍晚,一件意外的事故,便结束了这一切。

傍晚的小镇上突然人头攒动。大家惊恐万分地私语着,涌向小镇的一个方向。镇子里响起了尖厉的警笛声。“杀人了!昨天夜里杀人了!两个,天哪,几十刀啊!”

马力妈妈的客户最先发现了惨剧,她因为要拿货,到处找不着马力的妈妈,便找到了家里。一进门就看见地上躺着两个人。小姑娘穿着碎花的裙子,仰面躺在血泊中,眼睛瞪得又圆又大。她的妈妈,一手搂着女儿的身体,一手扒着门框的底端,匍匐在地上,停留在一个痛苦地挣扎和抗争的姿势里。

我那天在臭烘烘的人群中挤来挤去,终于明白发生的事情。马上感到一阵昏眩,再也站不住了。我第一次遇到生活中的凶杀案,被害的就有马力啊,那个一天前穿着她的碎花裙子,坐在我身上看画像的小学同学马力啊,那个我眯缝着眼睛,在午后的阳光下,几乎让我产生青春幻觉的女孩啊!

一辆面包车开始向马力的门口倒车。车子停住后,下来三个白大褂和一名警察,他们分开人群走进院子。大约半个小时后,马力被白大褂托着出来。她像睡着了,修长的胳膊和腿耷拉着,雪白的肌肤上沾满了黑色的血斑。她从我面前闪过的一刹那间,我甚至看见了后颈上那几颗醒目的痣,依然那么整齐地排列着。她的头发凌乱不堪……我浑身颤栗,又一次跌坐在地上。

讲到这里的时候,我的胃再次开始剧烈疼痛,然后痉挛。我从床上坐起来,梗着头,使劲摇晃着身子,以使身体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。安芬慌忙制止我讲下去。“我听不下去了!”她紧紧地抱住我的头。她全身的颤抖,同时也传到我的身体里。我也紧紧地搂住她。我们双双不停地使劲,使劲,似乎要把对方的疼痛挤出来,把对方的恐惧压迫成粉碎。

这个时候已经是凌晨,安芬一直呆在我的房间照顾我。从滑雪场回到房间,我昏睡的几个小时内,安芬一直守在我的床边,用毛巾热敷我的头,每隔两个小时,就为我腹部上的热水袋换上热水。我醒来的时候,安芬正趴在我的床头,眼睁睁地等着我醒来。

“你的眼皮一直在跳动,跳得真快。”她对我说,“我就在猜想,你一定做噩梦了。”

是的,我正在做梦。不过,不全是恶梦啊。起初是田野,蓝天,野花,玉米胡子,穿连衣裙的马力追着我,把我扑倒在地。后来我看到了她后颈上的三颗痣。坐在我身上的马力,变得僵硬,眼睛瞪得又大又圆。我就惊醒了。我的眼前是安芬。

当一场噩梦醒来后,我的眼前竟然有这样一张温暖的脸,一个总是微笑着,露出她唇侧的两个小米窝的女人。于是,我说:“你累了吧,我把刚才那个梦说给你听。”安芬点点头,就开始听我说上面的故事。

这个故事并没有能讲完,我已经不能承受其中的疼痛。安芬抱着我,说我们不讲了,你需要休息。我说,我想讲,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件事。安芬说:“我们等一个阳光明媚的天,空气温暖,你的身体和心情最好的时候。这样我们可以在亚布力思,一起盼到那一天。”

那家著名俱乐部的电梯非常朴素

4

热点关注



十三叔 著
厦门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商业大佬、上流社会……你也许听过但肯定没听透彻的段子!怎样从蹬着三轮车卖键盘的小贩升级为电商圈的大佬?怎样就着咖啡吃大蒜并在上流场所泰然处之?怎样不要流氓、不偷税漏税并在没有关系的背景下赚到真金白银?怎样从30万美元做到30亿美元,然后赔掉5个亿,身陷囹圄,然后再重装上阵,卷土重来……十三叔为你描绘生意场的清明上河图!

上期回顾

在1999年的中关村商贩圈子里,有一位能说会道的主儿,就是前文所说的“IT零售总”。当时的中国互联网还不太灵光,世纪末嘛,正是一批先行者探路的好时节。“IT零售总”抓住了好机会。

圈子之妙,就妙在它能够将一个愣头愣脑、其貌不扬的人变成“牛×闪闪”的“内行”。一旦进入这个圈子,人家就是“砖家”,你再牛也只能甘当“外行土鳖”。圈子本来是不分高低贵贱的,只要有利可图,大粪圈和科技圈的“内行”,都可以把对方看做“土鳖”。

怎奈,人们总是要争个高低贵贱、上流下流的,概因人类与动物都有三六九等,但人类偏偏要“明前三六九等、非要假装平等”。

话说,人的心脏其实就像口袋;里面空空如也就叫做心灵;装一些好玩搞怪但无伤大雅的东东,叫做心眼;里面包罗万象,啥都有的,叫做……

什么?哆啦A梦的口袋?你太可爱了,人家哆啦A梦顶多叫做心眼,因为无害嘛。到底叫啥?依十三叔看,啥都装得下的口袋,应当叫做心计。

理论而言,心灵是上流,心计是下流。然而现实生活中,许多人却正好相反。与这类似,高端与低端也“异曲同工”。那我们就来看看,你我并未察觉却无时无刻不在的“上流与下流”的圈子们究竟是啥样吧。

新千年第一天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正式施行。各种新的法规连续出台,历史的车轮隆隆而过,商业圈子也像车轮一样越转越圆润,地上留下了一个个麦田圈,犹如外星人的杰作。

全年下来,人们更富裕了,人均GDP达到850美元,基本实现小康目标。但平均数字这个东西,就像男人的诺言一样只是听起来很美。一部分人的确富了起来,他们是圈子里的主角儿,圈子外的大多数人还在唱着“一无所有”。

可是不知道咋回事儿,这些先富起来的家伙们,冲到了世界的台前,于是,中国人百年未变的“屈辱”形象仿佛一夜间改头换面,腰杆子

硬起来了,最直接的体现就是“有钱了”。而且我们自己不觉得,往往是老外惊呼:“哎呀妈呀,这家伙花钱老有范儿了,该不会是中国人吧?”当然,这都不是重点。这些游客出手之大方令人咋舌,买东西就像抢救济品,只不过救济品不要钱,买东西是要钱的。

不止老外头疼,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,不注意维护公共环境的卫生与秩序,也被看作是“没素质”的表现。忽然间,朋友见面最常用的一句调侃不再是:“最近在哪儿发财啊?”而是成了“能不能有点素质”,这说明,一个普世意义的“上流圈子”出现了。这个圈子最有趣的特点就是“装腔作势”。十三叔不是贬损,只是客观地描述。

早些年,大多数自认为有点身份的人还只是坐在酒店大堂里喝喝速溶咖啡。但是,注意了,咱家上流圈中人可是要优雅地让服务员来一瓶“依云”或者“巴黎水”,然后面对服务员茫然无助的眼神,大惊失色地问一句:“天哪,你们这五星级酒店,咋没有‘Evian’和‘perrier’呢?”

可以再举个详细点的例子:京城四大俱乐部之一的“京城俱乐部”在昆仑饭店西边的京城大厦50层。十三叔去过几次,算见识了上流圈子的“喜好、风度与素质”。

走进直通50楼的电梯,发现电梯里面朴素得要命。一块灰乎乎脚垫上面印着“since 1994”,仿佛这脚垫10多年前就放在了里面。出电梯便是招待的前台,服务员长得那叫一般,态度还很冰冷,敢情上流圈子的人就喜欢这种“味道”?

俱乐部设施、装潢不算豪华,远比不上随便一个四星级以上酒店的西餐厅,只是一个过道两边贴满了俱乐部会员活动的照片。照片上一个个牛人,才显示出这地儿的水深。

俱乐部主打的是50层楼高的无敌观光景。但,对于十三叔这种不识

风情的人而言,更感兴趣的是俱乐部专用电梯口那一长列的“不准”:不准穿牛仔褲,不准大声说话,甚至不准接打手机……是的,十三叔没看错,不准接打手机……

这就是上流人津津乐道的场所。精英们一次性缴十多万,每年交几千会员管理费,就是为了看着吃不饱的夜景,吃着口味一般的饭菜,“享受”着服务员皮笑肉不笑的招待和各种这不准、那不准的条条框框。

如此对比下,那些到国外“烧钱”的游客肯定不属于上流圈子,因为“没素质”。在上流圈子里,大声讲话、随地吐痰这种“入门级”的“没素质”几乎成了一种奇闻,简直要冠以人品、智商有问题等等。一个保留低劣陋习的人,必然不入此门。反之,一旦被上流圈子接纳,“素质”所指的实际是“品位”。所以,另一个层面,“有素质”的就是“上流”吗?也不尽然。

以当年国贸的女性白领为例,还不能是一般的白领,须是投资银行的女白领。十三叔的某女性友人正是其中一位,那“素质”和品位,没得挑。就拿穿衣而言,上万元的巴宝莉套装,Prada皮鞋自然不在话下,更有意思的是,人家桌子下摆着好几双鞋子,一来是走路、坐办公室、见客户各不相同,二来,高档皮鞋在大街上走一遭就磨损了,常备一双平价鞋子专用于“暴走”。显然,如此“有素质”的人士,不同于之前所叙的“没品”之人,但他们依旧算不上流圈人。为啥?因为这两类人,一是“有钱没素质”,二是“有素质没钱”。

最重要的是,在上流圈,以十三叔的切身体验来讲,还是那句话,要懂得“装腔作势”。比如,戴眼镜,这个圈子里的人就戴蔡司的眼镜;镜架呢,GUCCI之类的根本不入眼,必须是日本的赛璐珞手工定制架——这种材质容易起火,欧美不让用,因此与众不同。

有次,在二环边的一家酒店,十三叔与某圈中“名士”会面,亲眼目睹了圈子里的做派。人家拿着那张名目繁多犹如英雄帖似的酒单,不经意地问道:“您平时喝哪种酒?”十三叔明白,这是要借机展示一下他对酒水的研究了,便顺水推舟让他来推荐。说实话,酒单上的很多酒名,十三叔只是略有耳闻,却从未品尝。但见“名士”淡然一笑,轻轻一句:“我上次在这里存了一瓶从法国带回来的桑赛尔白葡萄酒,今天就喝这个吧。”

之后,他便向十三叔娓娓道来说:“法国葡萄酒,我最喜欢的是博若莱红葡萄酒,产地是卢瓦尔河的酒也还凑合,哦对了,最近在一个party上喝到一款酒,是混合了意大利的扎比安奴和盖凯妮科这两种葡萄酒酿成的,味道很迷人……”天可怜见,十三叔当时只是“入门级”的圈中酱油客,哪里懂得这“迷人”的味道,只好含糊其辞,唯唯诺诺,就像个灰尘一样坐在一边,很没滋味。

说起上流圈子里的聚会,情形大致也如此,不过有更多“可装”的余地。

昆仑饭店二楼有个雪茄吧,欧式风格,面积不大,适合人数不多的私密聚会。某著名言情作家就很喜欢在这个雪茄吧里招待朋友。十三叔去过两次。有一次在雪茄吧里举办的小型聚会上,某位“疑似大亨”端着勃艮第葡萄酒与人炫耀他刚从古巴带回来的“高斯巴”雪茄,味道如何纯正。他的表情之投入,很容易让心术不正的十三叔浮想联翩。

或许太沉迷于雪茄的香味,大亨压根没有一人散一根、与大家分享的意思。这在十三叔看来,不止是不体面,简直是抠门。奇怪的是,旁边的几位与他谈笑风生,一点也不在意。

这也许就是人家上流圈子的规矩,十三叔不懂门道而已。